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33/72
S/12621
24 March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第三十三年

暂定临时议程一览表* 项目 28

塞浦路斯问题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附上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给你的信。

如蒙将此信作为大会暂定临时议程一览表项目 28 的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则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大 使

伊尔泰尔·蒂尔克门(签名)

* A/33/50。

附 件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奈尔·阿塔莱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附上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给你的信。

如蒙将此信作为大会暂定临时议程一览表项目 28 的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则不胜感激。

代 表

奈尔·阿塔莱(签名)

附 录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我听说希族塞人驻联合国代表齐农·罗西季斯先生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给你的信中提到塞浦路斯北方许多村镇改了土耳其地名，还荒谬地指控改地名的真正目的是准备割据塞浦路斯岛。

这个问题是希族塞人行政代表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至九月七日在雅典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已对希族塞人这种不符事实的、欺骗性指控作了合理的回答。阁下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两族的、两个区域的联邦共和国，使岛上的两族人民能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我同已故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高峰会议上议定的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而安全地并肩共处。令人遗憾的是，正当每一个人都正在焦急地盼望着两族会谈的重新召开，以便能根据上述基础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时，罗西季斯先生却要来扰乱气氛，企图利用这个国际组织来散播对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不符事实的、欺骗性的恶意指控。

塞浦路斯自一五七一年起就是两个民族两种语文的岛屿，岛上许多村镇都是按当地居住的是那一族人民而分别用希腊文或土耳其文的地名。有些村镇同时有两个地名，一个土耳其文的，一个希腊文的。如下面的例子：

希腊名称

土耳其名称

Akaki	Akaça
Alevga	Alevkaya
Amadhies	Amatyez
Angolemi	Angolem
Ayia	Ayabekir
Skyllouras	Şillura
Ay Dhometios	İncirli
Ayomoloyitadhes	Balcielmasi
Dhyo Potami	İkidere
Eliophotes	Alifotez
Epikho	Abohor
Episkopi	Piskobu
Aglanja	Eylence
Omorphita	Küçük Kaymaklı
Kalokhorio	Çamlıköy
Kalyvakia	Kalavaç
Karavostassi	Gemikonağı
Kochati	Koççat
Neokhorio	Minareliköy
Nisou	Dizdarköy
Ornithi	Ornuta
Minzelli	Ortaköy
Petra tou Dhiyeni	Yeniceköy
Trakhonas	Kızılbaş
Ayia Sarandes	Kırklar Tekkesi
Dhromolaxia	Mormenekşe
Kalochorio'	Vuda
Kellia	Celya
Sophtadhes	Softalar
Mari	Tatlısu

任意而没有理由地改变名称（村镇和街道名称）多年来一直是希族塞人领导者所玩的政治把戏。例如历史性的拜拉克塔广场改成了英雄广场。土耳其人历史性的纪念碑和烈士墓横遭铲除，为的是不使岛上四百年来的土耳其历史遗产留下任何痕迹。

在一九五九年《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签订后不久，土族塞人便将希腊人改取希腊名称的完全是土耳其人居住的村镇改回了土耳其名称，并将这些名称分别通知了全岛的各区办事处。从此以后，这些村镇就改用原来的土耳其名称；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的联合共和国期间，岛上所有邮局都按原来的土耳其名称将信件送至这些村镇。

阁下想必知道，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希族塞人向土族塞人进行攻击以前，土耳其人是住在127个完全是土耳其人居住的村镇和103个希土杂居的村镇。由于希族塞人的攻击，我们不得不放弃这103个村镇。所以在以后的十一年中，这103个村镇里的三万居民，为求安全，不得不挤进其余的127个村镇里去。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当希族塞人部队准备对塞浦路斯的两族独立和对土族塞人进行致命的攻击的时候，土耳其便介入，使我们免于遭到集体屠杀的灾祸。在阿洛阿（阿特里拉）、桑达拉里（桑达拉）、马拉萨（穆拉塔加）、托霍尼（塔斯肯特）、克蒂马（巴弗）、马洛尼、马里（塔特里索）等等土耳其军队所不能到达的地方，所有土族塞人都惨遭扫杀。后来，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曾在公共坟地上发现过几百具土族塞人的尸体。

在第三次的维也纳会谈中，协议让希腊地区内的土族塞人迁至北部，并由联塞部队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帮助仍旧留在希腊地区的土耳其人北迁。总计起来，土耳其人口中有一半——65,000人——迁到了北部，在希腊人的村镇里定居下来而南迁的希族塞人则在土耳其人的村镇定居下来，因此，罗西迪斯先生完全不理睬这些经过而指责土耳其强把希族塞人逐出他们在北塞浦路斯的故乡，至少可以说是不切合事实的。

这种人口的调换和双方为此而需要进行的重建工作，有必要对几个新的住区取上个土耳其地名。对原有两种名称的村镇，土耳其还是用其历史上原有的土耳其名称；但对一个只有纯粹希腊名称的村镇，就不得不为它另取一个新的土耳其名称。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部长会议审议过这个事项；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更在联合邦制宪大会的例行会议上通过了一张新住区的名称单。土耳其并未参与过这种地方上所作的决定，它是土族联合邦各适当管理局根据其法定的与合法的权利作出和执行的。他们从来也没有去改变过传统的名称。在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国家里某些地方会有两种语言的名称是理所当然的。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暂定临时议程项目 28 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则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
腊乌夫·登克塔什
